

瑪瑙河

MA NAO HE

2005春



枝江市文联主办

玛瑙河

枝江市文联主办
二〇〇五年四月

目 录

长篇小说选载

窈窕淑女(选载).....	蒋 杏(4)
玄洲太息(选载)	吕万林(22)

中篇小说

半点不由人	高澄清(52)
-------------	---------

短篇小说

眼殇	骆 勇(93)
两个关于假币的故事	王友现(101)

散 文

诗意的苇	黄 晔(103)
窗外有竹	温志泉(105)
不再缺席	张艳萍(107)
沧海一声叹	郑华蓉(109)
乡土枝江一片叶	黄道华(112)
青花	傅国华(115)
春天词语:四个譬如	朱朝敏(119)
岛地:金色物语	吕 伟(122)
乡戏	周 骏(129)
亲爱的宝贝	曹玲玲(131)

随笔

随笔三题	乐忆英(134)
卡片的秘密	施香美(137)

诗歌

温总理来到咱农家	宋东升(139)
梅边吹笛	田子威(140)

“我与枝江酒”征文选登

相伴故乡酒	陈宏灿(146)
市文联所属协会 2004 年主要成就与成果	(151)
文联短讯	(153)
征稿启示	(128)

书画摄影之窗

美术作品	邹家禧 高圣清 周晓芹 杨良吉(154)
书法作品	邹家禧 杨辉州 向爱东 万双全 贺昌华 胡创业(156)
摄影作品	李明良 张道清 刘卫东 赫家超(158)

封面:鸟·玛瑙与人(重彩画) 杨良吉

封底:扇面书法(二帧) 邹家禧

玛瑙河

枝江市文联主办
二〇〇五年四月

目 录

长篇小说选载

窈窕淑女(选载).....	蒋 杏(4)
玄洲太息(选载)	吕万林(22)

中篇小说

半点不由人	高澄清(52)
-------------	---------

短篇小说

眼殇	骆 勇(93)
两个关于假币的故事	王友现(101)

散 文

诗意的苇	黄 晔(103)
窗外有竹	温志泉(105)
不再缺席	张艳萍(107)
沧海一声叹	郑华蓉(109)
乡土枝江一片叶	黄道华(112)
青花	傅国华(115)
春天词语:四个譬如	朱朝敏(119)
岛地:金色物语	吕 伟(122)
乡戏	周 骏(129)
亲爱的宝贝	曹玲玲(131)

随笔

随笔三题	乐忆英(134)
卡片的秘密	施香美(137)

诗歌

温总理来到咱农家	宋东升(139)
梅边吹笛	田子威(140)

“我与枝江酒”征文选登

相伴故乡酒	陈宏灿(146)
市文联所属协会 2004 年主要成就与成果	(151)
文联短讯	(153)
征稿启示	(128)

书画摄影之窗

美术作品	邹家禧	高圣清	周晓芹	杨良吉(154)
书法作品	邹家禧	杨辉州	向爱东	
	万双全	贺昌华	胡创业(156)	
摄影作品	李明良	张道清	刘卫东	赫家超(158)

封面:鸟·玛瑙与人(重彩画) 杨良吉

封底:扇面书法(二帧) 邹家禧

窈窕淑女

蒋 杏

1

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云城街头时,我的眼窝一下子湿了。我就像一个发蒙的孩子第一次背着书包走进学校,不,准确地说,更像一个刚刚踏入洞房的新娘掀掉盖头,激动,新奇,充满某种期盼,却又紧张不安。我一遍遍地问自己,这就是你朝思暮想的云城吗?

毫无疑问,这就是云城,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云城!

我长这么大还从未来过云城,这并不是说云城有多么遥远,自从茶山开通班车后也就大半天工夫,用夸张地说法云城就在自家门口也不过分。我没有到过云城因为我是一个茶山女孩。很多年里没有哪个茶山女孩到过云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对云城的向往。无论老人孩子,无论男人女人,山外的云城宛如洞天福地,那是神仙贵人们居住的地方。

史书上说,云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远在唐朝这儿就是府治。起初叫云中府,后来改云州,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云城。我们打小起就听老一辈人讲,云城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有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有听不完的戏文笙歌,有看不尽的人间盛景……

现在我终于站在了云城街头,五月的和风吹动着我的衣衫和秀发。我贪婪地打量着这座梦绕魂牵的古城。然而,我发现,古城

似乎不古。没有箭垛城楼,不见画梁雕栋,如果说我想象中的云城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展现在我面前的云城却是一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英俊男子。

漂亮的楼厦,澎湃的车流,喧闹的市声,宽阔的道路,以及花坛里绿意盎然的玉兰和五彩缤纷的月季……

说心里话,我喜欢年轻,我喜欢年轻的云城。因为我跟眼前的云城一样,青春焕发,美丽动人!

而且,令我自豪的还有,我至今仍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处女。

我不知云城是否很在乎一个女孩的童贞,但茶山,从古到今是很在乎一个女孩童贞的。茶山有茶山的规矩。茶山的规矩是,男人在新婚之夜必须看红。所谓看红就是圆房之夜新郎拿出一条白毛巾垫在女人身下,让新娘在那条白毛巾上留下童贞的证明。一个女人只有在白毛巾上留下了童贞的印迹,才能在夫家奠定自己的地位,不然将一辈子在阴影底下生活。

我的母亲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仅仅识得自己的姓名,却是一个很懂规矩的女人。在她的生前,除了劳作就是向我们传授做女人的规矩。做一个受人称道的好女人是很不容易的。常说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着千古不变的礼仪。还有如何相夫,如何育子,如何与公公婆婆姑姑叔叔相处,更是检验着一个好女人的衡心和耐力。母亲在病逝之前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嫁了姐姐凤珠,二是给我定下了婚姻。在茶山,一个女孩订婚,相当于城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一旦发布出去,就是铁板上钉钉子了。我未来的丈夫叫张小顺,那是一个跟女人讲话就脸红的男人。按照双方大人物的打算,再过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我就要成为张小顺的妻子。我不知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老实巴交的张小顺是否仍要坚持看红,对于我,能够带着珍贵的童贞来到云城,怎么说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如果不是父亲反对,前几年我就来云城了。我那一辈子种田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我迈出茶山半步。我理解父亲的心情。在父亲眼里,云城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噫!对于自己的厌恶父亲经常用噫表达。噫!不就是有几个钱吗?

有几个钱就骚包,一股子骚气!噫!父亲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表示他对云城愤慨和轻蔑。

不知从哪一年起,从云城来了招工的老板,开着小车,夹着胀鼓鼓的钱包,开出的工价连一些初中还未毕业的女孩子也跃跃欲试,大人们更是缠着招工的老板签下合同留下订金。于是,乡下女人开始往云城跑了。

起初是那些刚刚辍学的小女孩,扔下书包一个个像秋后的大雁拍打着翅膀飞离了乡下老屋。紧接着是年轻女子。有已婚的,甚至还有做了母亲的。到后来,就连一些半老的徐娘也扔下公公婆婆丈夫孩子,在某一个早晨或者某一个傍晚悄悄溜出了家门。

起初还有人找,以为回了娘家,或者在哪家打牌扯住了腿脚。日子一长没人找了。田里的秧要栽,地里的草要割,房后的猪要喂,坡上的瓜要种。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悄悄离家的女人们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几乎每人都有了一两件金首饰,金耳环金戒指甚至金手镯金项链。这些金首饰不仅弥补了她们的所有过错,还给男人带来了足够的体面。

试想,乡下女人什么时候拥有过金首饰呢?别说金首饰,就连银首饰也不多见。

渐渐地,这股进城的热潮涌到了茶山。

我的姐姐凤珠就是第一个走出茶山的女子。

在茶山没人不知道我们罗家三姐妹的,人称罗家三凤。姐姐凤珠,妹妹巧凤,我叫凤琴。曾几何时我们姐妹三凤像春天的杜鹃一样耀红了茶山。我们实在太漂亮了,用如花似玉来形容我们毫

不过分。

好女人肯定要找一个好婆家的，姐姐凤珠找的是方家。方家在我们茶山很有名望，父母勤劳，家境殷实。方家是独子，自幼家教严格，方宗平不仅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而且本分诚实，待人善良。在茶山，托人给方宗平做媒的女孩多的是，可方宗平偏偏选中凤珠。方宗平没有理由不选凤珠，凤珠不仅像花儿一样标致，而且像羊羔一样温顺。

第二年他们生下小芳。

提起我姐凤珠进城方宗平至今仍然痛心疾首，我苕呵，我好苕呵！我怎么就让凤珠去了云城呢？

其实早在凤珠去云城之前，就有一个叫香香的女孩在云城弄大了肚子，只是被家人瞒着捂着，知情者不是很多。何况当人们再看见香香时，她的脯部又已平坦如初了。

直到一个叫玉儿的女孩死在了云城，这才引起一片慌乱。报纸上讲，叫玉儿的女孩原来是个鸡。鸡是什么？用茶山的话说就是卖货。案子很快破了，凶手是一个前来嫖娼的男子。那男子交待，他杀她，是因为她要价实在太高，他付不起，所以他把她杀了。

方宗平是看完报纸后匆匆赶往云城的，那是六月的傍晚，如火的夕阳笼罩着凤珠的租屋，大汗淋漓的方宗平看到了彻骨寒心的一幕，顾盼生辉的凤珠正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愉快地共进晚餐。

对于凤珠的变心父亲坚决不予宽恕。从她提出跟方宗平离婚起，父亲就恶恨恨地告诉她，你要是跟方宗平离了，就一辈子别认我这个爹，一辈子别想再进这个家门。

然而凤珠还是离了。

凤珠离婚的直接受害者是我，父亲坚决不准我进城。父亲说，你想走？老子打断你的腿！嚓！

从父亲那阴沉的目光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可不是说着玩的。尽管我向往云城，连做梦都在云城大街上漫步，但我不能违背父亲

的意志。

两年来,我虽然人在茶山,心却早就飞进了云城。我整天无精打采,我无心农活也无心家务。我经常蒙头大睡。如果遇上雨天,我可以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从不主动跟父亲说话,活像一具木偶或者一个影子。即便父亲跟我说话我也有一句无一句懒心懒肠。

终于,一天晚上,父亲在长长的沉默之后,叫住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看来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哪!

我的心忽悠一下提起了。

我晓得,你想去云城,一天也不想呆在茶山。停一停,父亲又说,我反反复复想过了,我把你留在茶山也日日夜夜不得安生。

不过呢,父亲的脸色渐渐严厉起来,要去云城,你得和小顺一块去。

我点点头。

你不能跟你姐样,你要是跟你样把小顺甩了,父亲的目光顿时像刀子一样锋利,当心你的腿! 嚓!

我是天不亮离开家门的,我怕父亲反悔。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我不得不防。

我走时父亲的房门仍掩着,我没有叫他,我知道他已经醒来了,或者压根儿就没睡。我在父亲房前默默伫立了片刻,然后跪下去,老老实实磕了三个头。我感激父亲,感激父亲的宽宏。我知道,我这一走,恐怕很难再回到罗家老屋伺候父亲了。

直到我走出很远很远才听见门扇呀地一响。

你是凤琴吗? 忽然,一个男子轻声问我。

我回过头。

噢,他欢快起来,是凤琴,果真是凤琴!

我也记起了,他叫……他叫宋长河,是凤珠现在的丈夫。两年

多里他和凤珠只回过一次茶山，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便被父亲逐出了家门。

宋长河赶紧从我手里接过大包小裹，说，老远我就认出来了，可我不敢叫，你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我笑笑。

我说的千真万确，他也笑，两年不见你比过去更漂亮了。

不知是羞臊还是窃喜，我的脸忽然一烫。这么多年还从未有哪个城里男人当面夸赞过我，他宋长河是第一个。

宋长河扬手一招，一辆的士停在我们面前。宋长河帮我打开车门，请上车吧，妹妹。

妹妹？我是他的妹妹？！是的，我应该是他的妹妹。我悄悄瞥了宋长河一眼，又是一阵耳热心跳。

我没有想到宋长河会来车站接我。我是早晨抵达齐县的。在齐县车站我给凤珠打了电话。凤珠问，要不要我来接你？我说不要。我好赖在镇上念过3年中学，大小见过一些世面。凤珠说不接也行，你出车站后坐5块钱面的，到红星路。在红星路下车后打听桂园，红星路上没人不知道桂园的。

然而，宋长河却主动来接我了。

一路上我没有跟宋长河说话。老实说我并不讨厌这个被父亲诅咒了千百次的男人，甚至……甚至可以说我开始有些喜欢他了。我不知他的真实年龄，我想他的年纪应该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他远没有方宗平壮实，他的个头很高，显得清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气质。他戴一副眼镜。我喜欢戴眼镜的男人。我认为戴眼睛的男人很有知识。

他也许察觉到了我敛默，故意跟我没话找话。

他问我，你来过云城吗？

我摇头。

他很惊讶，问我，你从没来过云城？

我感到赧然。

好吧，找个机会我带你四处转转，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云城这些年发展变化很大，云城广场，云城公园，云城博物馆，云城民俗文化村，云城三大工业园区，那可都是云城的精华，值得一看啊！

我想说，最好带我去安国寺，看看安国寺前那株名扬天下的唐梅。但我没有说。第一次见面，我说不出口。

还有云城电视塔，你知道有多高吗？他又问。

我依然摇头。

可惜我也不知道，他也摇头。

我被他的风趣逗笑了。

说笑间到了桂园。

直到进了桂园大门我才红着脸轻声问他，我姐呢，她在家吗？

他朝我惬意地眨眨眼皮，说你姐弄了一大桌好吃的，正等着你呢。

2

我姐凤珠在云城开有一家花店。我是投奔她的花店来的。

花店离桂园有一段路，那是云城公园的北门，面临紫光大道，车水马龙日日夜夜川流不息。花店面积不大，约摸十来平方。花店原有一名临工，由于我的到来被凤珠辞掉了。

我不熟悉花卉，在这之前可以说我对花卉一窍不通，好在凤珠花店里品种不多，无非就是菊花玫瑰百合康乃馨满天星之类。关键在插花。云城送花大多是花篮，每只花篮用各种鲜花间插而成。我这人虽然只读了镇中，但我并不笨，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像插花这种活儿凤珠教我一遍就心领神会了。

凤珠告诉我，逢节日花店生意就好，城里节日跟乡下不一样，乡下过的是端午节中秋节月半节，城里呢，是情人节母亲节愚人节圣诞节……

凤珠讲述时我从不吱声，我非常谦虚地聆听她的指点。在我眼里，云城是一本新书。既然是新书我就得一页一页认真阅读。

到了这些节日花店生意那才叫好，凤珠眼里放着光彩，今年情人节单是玫瑰我就卖了一千多支。

我惊羨不止。一个花店买了一千多支玫瑰，情人节那天整个云城里可是玫瑰的世界呵！

老实说，我还看不出凤珠有什么变化，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应该 28 岁了，可她几乎还是过去的模样。身材不胖不瘦，脸蛋有红有白，额头光洁得好像打过蜡似的，眼角看不出一丝丝皱纹。如果真要说跟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过去显得更有韵味。那是一个成熟女人的韵味。

不过，有一点使我百思不解，那就是对我的到来没有我预想的热忱。

就在我来到凤珠家的那天午后，宋长河上班去了，凤珠突然问我，你怎么想起要来云城？

我说我一直想来，我问凤珠，难道我不能来了？

凤珠没有吭声。过一会又问，你来云城想做什么呢？

我说我跟你做，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凤珠浅浅一笑，说我只开了一个小花店，挣不了多少钱。

我说那我就跟你打工，工钱嘛，你爱给多少就多少，不给也行，随你的便。谁叫你是我的姐呢？

凤珠又是一笑，依然笑得很浅。

这天谈一阵子花，凤珠又问我，你来云城就没有什么打算？

什么打算？我不懂，真的不懂。

你也不小了，今年 20 了吧？凤珠说。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做姐的难道不清楚妹妹的年龄？

我点头，是的，还有三个月就满 20 岁了。

凤珠说你如果想留在云城，不再回茶山，就请姐夫跟你帮忙，

在云城找个婆家。

我当然不想再回茶山了，从我离开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想一辈子留在云城。可是，留在云城不一定要在云城找婆家，何况我的婆家已经找下了。

凤珠听说我找了婆家，很惊讶，问我，还是那个叫张小顺的？现在还没有甩？

我说我们既然定了，还甩什么甩？

结了婚都兴退，定个亲就不能甩了？凤珠完全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凤珠说他们家有什么，不就是早年栽了几棵柑桔树吗？还有那个叫张小顺的，木头疙瘩一个，日后能有什么出息？凤珠问我，既然你到云城来了，这种亲事难道你还要继续下去？

凤珠对张小顺的轻蔑引起我的不快，他毕竟是我未来的丈夫。我告诉凤珠，我和张小顺已经约好了，他也要到云城来的。

张小顺家离我们罗家老屋不远，翻过两道山岗就是。在父亲答应我去云城的那个晚上，我深一脚浅一脚赶到我未来的婆家。我必须说服我未来的公公婆婆，让他们同意张小顺跟我同去云城。

我知道，他们未必愿意让张小顺跟我走。且不说那些乡下传言，我姐凤珠就是先例。如果我姐凤珠不去云城，一个圆满的小家怎么会破碎？他们经常在我面前念叨，说城里有什么好？城里不像我们乡下，城里人多，人一多就杂，长什么坏心眼的都有；说城里的住房也不行，没我们宽，你看我们这儿，那一家不是几正几偏？说城里到处是车，太闹，睡个觉都不得安生，哪有我们这里静？总之一条，云城不如茶山，茶山有千般好。

我说城里有钱，要挣钱还得去城里。

他们马上进行反驳，说人生在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只要够花就行。

我去张小顺家他们刚刚吃过晚饭。在茶山，五月是个很忙碌

的季节,小麦要割,油菜要收,早秧要管,中稻要栽。张小顺的父母见我来了,知趣地进了自己卧房,把偌大一间堂屋留给我们。

我必须首先说服张小顺。

张小顺当然不想去什么云城。张小顺对我父亲的态度一百个赞成。张小顺经常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安慰我,不要怨你爹,你爹可是为了我们好啊!

然而这一次却使他大出意外。

你……你爹真答应了? 他一脸惊愕。

我说真答应了。

半晌他又问,那……你去了我呢?

说心里话,对于张小顺我是既喜欢又讨厌。我喜欢,是因为他老实,诚实,在我面前像小狗一样百依百顺;我讨厌,也是因为他太老实太诚实,像狗崽一样畏畏缩缩毫无主见。

我故意激他,你说怎么办。

他不知道,他不停地搓手,像个突然失去父母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面对这样的男人我的心没法不软。我说张小顺,你就不能跟我一块去云城吗?

我? 我去云城? 他伸长脖颈,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我去云城能够做什么呢? 他问我。

我烦了,我说去不去随你,反正这一次我去定了。

面对我的强硬,张小顺显得无可奈何,我去……我……我去,可是,我爹我妈呢,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去呢?

我说我来做你爹妈的工作。

我是这样跟我未来的公公婆婆说的,我说亲妈亲爹,有这样一件事情我要跟您们商量一下。

接下来我说了和张小顺去云城的打算。

我未来的公公婆婆顿时像两根树桩,呆呆地看着我们。

我狠狠掐一把张小顺,张小顺只得干巴巴地重复一遍我们的